

荐阅书单

《不同的音调：自闭症的故事》

1910年,瑞士一名精神病学家首次描述了自闭症患者的某些思维模式,至今,对这一病症的关注与研究已经走过了百年。

这是一部关于自闭症患者的非虚构作品,其中有着丰富的骨肉细节:父母与医生的回忆录、尘封已久的学术论文或纪录片、剪报、存档文件以及200多位自闭症患者、父母的采访记录。除了自闭症当事人的故事,书中还采纳了大量研究者、医生、社工以及教育工作者等人员的专业意见。历时5年的采访与探访让我们看到自闭症背后的挣扎,以及挣扎之后可能获得的希望。



作者:(美)约翰·唐文·凯伦·祖克  
译者:高天放·诸葛雯  
版本:后浪—四川人民出版社  
时间:2019年4月

《舞蹈与舞者》

对诗歌读者来说,袁小龙的名字往往和T.S.艾略特、叶芝等人联系在一起。上世纪八十年代,由他翻译的《四个四重奏》《当你老了》《丽达与天鹅》等名篇被广泛阅读,对国内诗人的创作产生了深远影响。1978年,他考上中国社会科学院外国文学研究所,师从著名诗人、翻译家卞之琳先生,主修英美文学。从那时起,他被卞之琳要求试写诗歌,由此写诗的习惯延续了四十年。1988年后,他因故定居美国,环境改变了,写诗的习惯没变,他开始用第二语言英语创作诗歌,屡获奖项。

这本《舞蹈与舞者》收录了不少原创诗,也收录了袁小龙翻译的艾略特、叶芝、庞德、狄兰·托马斯等人的诗。



作者:译者:袁小龙  
版本:漓江出版社  
时间:2019年4月

《探路之役:1978-1992年的中国经济改革》

改革开放所创造的中国经济增长奇迹令世界瞩目,不过“中国奇迹”并不完全等同于“中国模式”。前者只在事实层面进行阐释。经济增长之所以是奇迹,原因之一是在20世纪后期大批社会主义经济转型浪潮下,放眼望去,只有中国最成功。秩序相对稳定,并在此条件之下实现了经济的高速增长和经济制度的过渡,这曾一度令世界学术界陷入解释困境。

萧冬连作为一个历史学者,从史料中回顾1978-1992年的经济改革,以一种全景式的方式试图呈现前因后果。他虽不像经济学家那样关注何种经济制度更能带来经济增长,但也给出了一个关键判断,即中国经济增长奇迹绝不是一个意外的结果,也不是提前设计的结果。他认为奇迹离不开当年“随机行走”和有限理性兼备的开放探索方案。



作者:萧冬连  
版本: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 
时间:2019年3月

《太阳风》：  
折射在诗里的内心明月

文|李犁

李孟伦的诗歌是有氧的,读他的诗你会有一种被沐浴了的感觉,会情不自禁深呼吸一口气,然后慢慢地吐纳。一股松风与蕉雨的清新滤去了身心里的污垢,变得身轻气爽,心透神明。这是海洋之子写的浪花之诗,像浪花一样纯净、灿美、湿润,而且一朵一朵的。如果找一个关键词来对应孟伦的诗,那就是皎洁。像月光一样清澈澄明,也像月光一样柔软温润,而不是像正午的阳光那样刺眼,并暴烈地抽打在沙滩上。一切都是悄然地、轻轻的,像扩散的负离子,让四周也让读者的心灵充盈并荡漾着清新鲜活的气息。

这气息就是孟伦诗歌的味道。他不仅写了大海和海边的朝露星雨,他内心的明月还折射在诗里,濡染在万物上。我们随手拿孟伦的一首《陵水,多水之地》为例:

黎明躺在吊罗山上  
还未睁开眼晴  
五月羞湿的风还枕着清流  
黄莺以山谷水流的声音把我唤醒  
……

真鲜啊!鲜的是自然,也是心情。是清纯的自然新鲜了诗人的心情,还是诗人的好心情感染了大自然?其实是自然与人的一种共谐共振纯化了这首诗,让我们在千里之外身心被洗涤被烘热,让我忘记了窗外还残留着寒意和雾霾,仿佛有一抹嫩黄从心灵上抽芽,周身有了葱茏的感觉。孟伦的这些绿色之诗不仅纯化着精神,也对人的身体有激活的作用。

从审美品格上来说,孟伦的诗就是前面说的皎洁,滋味上就是鲜,感觉上就是干净透明、单纯简捷。用一个字来概括,就是:清。这是我认识的孟伦诗歌的第一个特质。

孟伦诗歌的第二个特质,也用一

个字来形容,就是:轻。从内容和暗示性上来说,孟伦的诗并不轻。这样的认知只是感觉上的,是一种心理反应。准确点说,就是审美类型。他的诗属于轻音乐,小夜曲,不是摇滚,更不是交响乐。诗歌在他这里就是触景立马生情,有感立刻显形于文字。譬如《翻开松风蕉雨》: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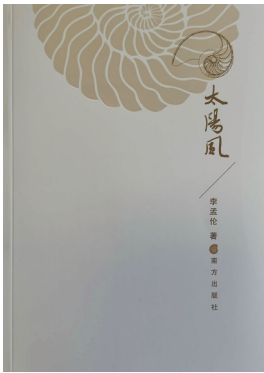
翻开松风蕉雨  
仰望长空  
遥望远方,我的姑娘  
一只云端上可爱的羔羊  
夕阳里看不到朝菌  
冬夜里听不到寒蝉  
生命,如潮水  
在拐弯处  
盛开成一朵莲花

诗简练,不复杂,就是诗人的目光与松风蕉雨刮碰后,心的镜子呈现出上面这些图景。读者读了,情感掉进了他制造的情境里,慢慢地摇荡着,并浮想联翩。其实,越是轻的东西,越有力量,而且不着痕迹,类似剑术中的“无剑胜有剑”。

当然要达到这样的境界,孟伦还需修炼,现在他只是本能地应和上了这样的节拍,要想抵达随意一挥手,就气象万千,不滞于物的境地,路漫漫也。

孟伦诗歌的第三个特质就是爱与暖。爱是核心,是诗歌生成的能量。而暖则是爱的具象化和感应方式,是爱传导出来的热量和外颜。孟伦的诗里都是爱,而且满满地,随时准备外溢。所以看似外观的景物激发了他的情感,其实是他内心的爱太多,借助景物来泄洪。看他的这首《在恼人的秋风里》:

背后是绵延不断的高山  
面前是波澜壮阔的大海  
我就坐在老子的天空下



《太阳风》  
作者:李孟伦  
版本:南方出版社

守望有一泓秋水的村子  
看看篱笆下长出的菊花  
随着一声声鸟鸣  
将花香带出幽谷  
在恼人的秋风里  
日久了,我渐渐已记不清  
我是篱笆是菊花还是秋水

虽然题目有恼人的字样,但心情却很平静,也很心怡。所谓的“恼人”,不过是秋风一次次带走了也加深了诗人的浮想。他在思考,在形而上。菊花、秋水都是中国文化中典型的既实又虚的意象,象征着精神的高地,暗示了孟伦思想里追求超然释然美然的状态。这也是一种爱,一种超凡脱俗不染尘的爱,天人合一的无缝对接的爱。

再以《有一瓣阳光在蛙声里》的最后一段为例:

夜深了,我徜徉在夕阳隐居的地方  
去年的燕子还在老家屋檐下徘徊么  
秋已随一枚飘落的枫叶悄悄来临了  
母亲还能在每年更改的灶里生火么  
……

与前一首相比,这首诗是从天上回到人间。而且在孟伦的诗里,每每提到母亲,感情就更加沉实。我选择这两首不热烈不激滟的诗来举例,旨在说明孟伦在爱中揉进了理性。理性让爱有了依靠,让诗有了重量和不迷茫。

在食物的秘境中穿行

文|汪凌

看到《鱼翅和花椒》,立时就起了兴味,因为让我想起早几年看美国人何伟“中国三部曲”,其中的《江城》就是写四川重庆涪陵,外国人如果较深入地进入某地域,往往会有许多饶有趣味和让人思索的视角。扶霞从川菜进入中国饮食文化和社会世相百态,烟火气浓郁,是我感兴趣的读物。

书从“中国人啥都吃”的序言开篇,这个题目和内容有点猝不及防,但又很真实。从扶霞的角度,“我们吃的东西,代表了我们做人和自我认知非常核心的一部分”,所以,开篇首先确认身份。她是“礼貌”的英国人,剑桥大学毕业,父母是牛津大学老师,培养了她文雅的英式餐桌礼仪,基督教文化影响着她对待生命的态度,等等。序言像楔子,随后正文开张,揣着这个身份,扶霞来到中国,从懵懂到自觉,探索中国味道。扶霞在书末“后记”中做结,以一种让普通人不适的方式——吃掉一只混在蔬菜里的菜虫——跨界,完成对自我身份的重新界定。她提供了一个渠道或机会,让生活其中的我们也有可能稍稍出离并回顾一下自己的饮食之

“道”,由此尝试建立或自觉我们自己的身份,这是书中形而上的部分,也是很有意思的地方。

当然,扶霞并不学究,她幽默,这幽默也出没于文字当中,常常令人捧腹,一些章节几乎能当成长篇段子读。从四川大学留学生涯开始,她逐步扩张美食探险的半径,渐渐占据成都,进而探入中国其他省份,几大菜系被她玩了个遍,还兼带稀奇古怪的边边角角。开放的个性帮助她沉浸其中,突围藩篱,接纳百川。她像食物猎人,穿行在通衢都会、小巷阡陌,遇见食物,记录新的味蕾感受和制作过程,又环顾周遭,于是,几乎每个食物背后都出现了一位个性鲜明的厨师,后厨犹如小社会,扶霞在其中驻足、探寻、学艺,时而悠游如鱼得水,时而上岸旁观省察,带出食物之外社会、经济、文化、地域、民生的斑斓世相。食物铺排在这个背景色上,一碗担担面、一包卤鸡爪、一桌畜禽杂碎火锅、一盘响糊鲮鱼、一道葱烧海参、一盆卤煮火烧、一罐焖鱼翅……展现出鲜活淋漓的人类学面貌。

写作中,扶霞保持着记者兼学者的警觉与清醒。她的美食触角并不止于



《鱼翅和花椒》  
作者:「英」扶霞·邓洛普  
译者:何雨珈  
版本:上海译文出版社

大中城市,还常常伸向乡村,在四川,她被花椒野性、芬芳、奇异的香味迷住了,终于有机会去最地道川椒的原产地、川西北汉源县清溪镇——一个贫穷偏僻的小山区探访一番。

书中还有许多有意思的地方,就像一个开放场域,读者在阅读中,可以根据自身阅历去扩展、深入和丰富。所以,美食也是扶霞的隐喻,她观察中国食物和饮食习惯,专注描摹日常细节,并顺藤摸瓜,以此为线索观察中国文化、历史和社会变化。她貌似写了一部中国美食书,实际上中国社会特定时期的一些大事件都出现在背景中。重要的是,扶霞没有全然置身事外,她在门槛内外穿梭,并借此重新梳理了自己对世界万物的认知、判断、立场和态度,也给我们局内人留下一些值得玩味的东西。